

社会学家

TEAHOUSE FOR SOCIOLOGISTS

总第三辑 2003.2

茶座

└编辑聚焦

└于光远

└陈嘉映

└饶志华

└郑也夫

└丁学良

└赵南元

└卓青

└林聚任

科学、技术与社会

笑话时代

以“历史”的名义

广州“非典”事件的社会学反思

有性繁殖与婚配制度（下篇）

问学于丹尼尔·贝尔之门——哈佛留学生生活断忆之一

人文关怀，还是“皇帝的新衣”？——从“基因歧视”说起

又见江湖

永远的罗伯特·默顿



山东人民出版社

NO.3



第三次世界大战

[金马]



第四次世界大战

[金马]



2002年诺贝尔奖得主（从左至右）：

后排：M. bauer教授，Deisenhofer教授，Olah教授，Ernst教授，
Countess Sonja，Eigen教授；

前排：Karle教授，Sir Kroto教授，Klug教授，Arber教授，
Fischer教授，Boyer教授。



【卷首语】

含笑谈真

大学者王国维生性悲观，素来不苟言笑。他在《红楼梦评论》中说：“人生者有如钟表之摆，往复于苦痛与倦厌之间者也”，“自犯罪，自加罚。自忏悔，自解脱……”不过人们却都忘了，这位悲观的学者生前还曾选编过一部笑话书——《优语录》。古代优人妙语的精彩之处，即在于“谈言微中，亦可以解纷”。

自社会学大师布迪厄发明“场域(champ)”概念以来，为学人所乐道。我们若再铺陈推衍一下，也可以说，盈天地社会间，无非一大笑场。古往今来，生旦净丑，各色人等，于此装鬼脸，跳猴圈，矫情种种。当时固然煞有介事，假戏真做，但在后人的眼中，也许只堪喷饭。所谓古、今、东、西，其实莫非笑也。反躬而思，即使是人文与社会科学学者的殚精竭虑，又何尝例外！犹太人不是说“人们一思索，上帝就发笑”吗？那些从来没有听到过上帝的笑声的人，不仅仅是没有笑的细胞，欠缺幽默的情致，就其思想而论，恐怕也往往乏善可陈。

很多西方学者都曾指出，近代的知识人其实以中古的优伶为其先驱，布迪厄却说，知识人就是社会学家。这样说来，社会学家其实也就是说笑话的人。只不过论讲笑话，亦有轩轻高下之别。讲得好的，可做“博导”，日进斗金；讲得不好的，也许就只能屈尊下僚，难免向隅了。呵呵……

或有质疑问难者会说，社会学家本是以严肃的精神探求社会真理的人，依你之说却成了插科打诨、聊博世人一笑的角色，岂非褻渎神圣！不过这样思考问题的人，也许忘了古罗马诗人诃累条斯(Hohatius)说过的话——含笑谈真理，又有何妨呢？

社会科学界的老前辈于光远老人，惠赐《笑话时代》一文，令人莞尔；哲学家陈嘉映站在滚滚向前的历史车轮上，掉弄机锋，使人发噱；作家王一梁精心编译域外故事，幽哲学家一默，叫人绝倒。三位学者谑浪横生，隽语如珠，却又富含智慧，感谢之余，爰书随想如上。

王 焱

2003年3月20日

目 录

主 编 张立升
执行主编 王 焱
责任编辑 王海玲

【卷首语】

王 焱 含笑谈真理/1

【本辑聚焦：科学、技术与社会】

黄国泰 面对“希波克拉底的誓言”/4

肖 峰 纳米时代：技术福音还是社会灾祸？/8

魏宏晋 波普尔与维特根斯坦的拨火钳/14

薛 城 科学与社会的交互影响/17

韩克庆 孙建丽 信息技术对人际互动的负面影响/21

【争 鸣】

赵南元 人文关怀，还是“皇帝的新衣”？——从“基因歧视”说起/26

【茶烟一缕】

于光远 笑话时代/34

陈嘉映 以“历史”的名义/40

王一梁 关于哲学家（三则）/42

【社会经纬】

穆光宗 “三农”问题三问/47

邵道生 社会转型期腐败泛滥的对策/54

吴忠民 公正的两个基本边界/62

卓 青 又见江湖/68

饶志华 广州“非典”事件的社会学反思/74

【学术沙龙】

徐道稳 福特主义的终结？/80

丁学良 问学于丹尼尔·贝尔之门——哈佛留学生活断忆之一/84

钱冠连 东方思想与日常人生/91

【性与社会】

郑也夫 有性繁殖与婚配制度(下篇)/93

黄盈盈 从身份认同看“三陪小姐”——“红灯区”调查手记/99

【海客谈瀛】

薛涌 小泉拜相与东亚地缘政治的转型/108

夏星 背后的战争——诺贝尔和平奖的评选及幕后运作/112

方文 心理学家和诺贝尔奖/119

【众生世相】

贺承军 城市的忧伤/124

鞠惠冰 广告:现代生活的新宗教/128

汤祯兆 饭岛爱的《柏拉图式性爱》与家庭教育改革/132

赵铁林 找乐子的贾勇——镜头里的社会之三/137

【社会史话】

王勋 唐斌尧 透视美国的社会福利制度/141

【学人述林】

林聚任 永远的罗伯特·默顿/146

【夜读漫记】

姜振华 胡鸿保 “男女”如今成“女男”——阅读《阅读性别》/151

【学术资讯】

◇人类何以不是畜生? ◇中国男女比例失调 ◇黑社会与官场腐败联姻 ◇中产阶级已经形成 ◇贫困的定义 ◇失业已成为最严重的社会问题 ◇全球范围性调查报告 ◇中国首次进行自杀情况调查 ◇学术界的“做局”与资源攫取 ◇西方文化生活 500 年史 ◇默顿与社会学研究 ◇都市动物园中的两腿无毛动物



面 对

“希波克拉底的誓言”

黄国泰

“……吾将以纯洁与神圣为怀，终生不渝……”

——〔古希腊〕希波克拉底

在西方国家的医学院校，每一届学生在毕业之际，都要面对古希腊的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的塑像庄严宣誓。希波克拉底的誓言体现了医疗文化所蕴含的仁爱性、道德性，然而今天的人们都深切地感受到，这千百年来为人传颂不衰的医疗文化中浓郁的人道精神正日渐式微。传统的医患关系正日益转化为双方切切实实的利益与法律关系。这就好比英国诗人济慈所说的：“我见过一些女子，她们真诚地希望嫁给一首诗歌，却得到一部小说作为答案。”

在过去的十年中，医疗纠纷诉讼索赔的发生率有了戏剧性的上升，医患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医患之间的利益冲突浮出了水面，恶性的利益冲突上演了一幕又一幕。震惊全国的湖南中医学院王万林医生被杀案，重庆某医院眼科的爆炸案，都是由于医患间利益冲突得不到解决而酿成的流血事件。一些地区的医院，由于医疗纠纷发生了多起较大规模的打砸事件。辽宁和河南曾发生过两起医院因使用氨基糖苷类抗生素致患儿耳聋案，法院判决医院赔付 70 余万元和 50 余万元。2000 年江苏南通某医院因一患儿得了肠炎，医生在治疗过程中曾使用庆大霉素，之后发现患儿听力减退，家属向法院索赔百万元。这些案件的后面有着医患利益冲突的深厚基础。与此同时，法律和医学之间的文化冲突也正在增加，现在律师、法官、保险业的人员正在给医师们补课，教医师

* 作者为武警广东总队医院副主任医师。



如何进行医疗,在医疗冲突中如何表现。

无论从实践上还是理论上讲,当前医患关系的结构的确发生了变化,传统的医疗文化更多地强调浓郁的人道性、道德性,不仅仅是西方的希波克拉底,中国古代的良医同样强调:

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蚩,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如此可为苍生大医,反此则是含灵巨贼。(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大医精诚》)

可以说,医学人文精神从骨子里并不媚俗,它具有仁爱的灵魂和品格。时至今日,由于医疗市场文化导向以及患者自我保护意识的觉醒,人们更多地注目于医患的利益关系、法律关系。可以说医疗文化并不抽象,它就蕴藏在每一个医师体内,通过每个医师的思考、工作、生活方式而表达出来,医师本身就是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今天的医疗文化并不一定是昨天认为重要的东西,更应关注的是昨天的文化在今天会变成什么样子。医师们在面对一些医疗差错时,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困惑,常常陷入两难境地。我曾把下面这个登载于某刊物中的案例给一些医师看,确实引起他们的困惑。这是一个实习医师多年后的反思记载的摘录:



希波克拉底塑像



病人是一位老年妇女，因腹痛呕吐数小时而急诊入院。体检发现，上腹部有压痛，心肺正常，血压略低。医生给病人做常规项目的检查，进行了静脉滴注。在第二次查房时，病人仍感剧烈疼痛，其血色素、血液生化指标、胸腹X线检查正常，超声波排除胆囊病变，内窥镜检查结果阴性。病人在第五天死亡。我在做死亡病例总结检查装X片及报告袋子时，偶然发现一长条心电图。我曾要求护士为病人做常规心电图检查，但却忘了看结果。即使是尚无经验的我，也能一眼从图上看岀大面积急性心肌梗死的典型征兆。我拿着心电图去找上级医生，他扫了一眼心电图，然后盯了我两秒钟，颇令我难堪。“现在对此事再小题大做，并不能使病人死而复生。就让这事成为我们大家共同的教训吧。”很明显，这是一宗疏忽造成的错误，病人做了心电图，而且人人都以为别人已查看过结果了。

医疗差错在医疗实践中永远不会消失，现在的问题是，一旦发生医师们会如何面对？医师们的思维模式是什么呢？一些医师认为这个案例所表现的是一个掩盖医疗差错的问题，欺骗了患者及其家属，违反了医师的职业道德准则，在伦理上是危险的，应采取补救措施，向其家属表示遗憾和歉意。掩盖医疗差错之风将降低公众对医务人员的信任，医务工作者如能公开承认差错，而不是掩饰，患者会感到更放心。另一些医师则认为，公开所有的医疗差错会带来广泛的伤害，由此而引发耗费大量精力的法律诉讼，可能带来的高额赔偿和病人家属的感情伤害。有的医生则认为这位高年资医师处理该事件的方法有助于将关注焦点转移，集中到如何从失误中吸取教训上。法律要获得公正，医学则要求权衡利弊。从道德角度看，一次悲剧事件的负罪感已足以惩罚医生终身。较多的医师认为，医疗差错发生后，应在一定范围的医务人员中坦诚地阐述事件发生的始末，深入讨论，然后进行分析、综合、评定，可以使所有医务工作者从中吸取教训，从差错中学习和进步，以便减少类似事件的发生。

由此看出，掩饰医疗差错与可能的诉讼赔偿间的抉择使不少医师



产生了困惑和对诉讼、索赔的恐惧(当然也包括收入与业绩的挂钩、职称的提升、医生个人的名誉以及医疗单位的信誉)。这种困惑无疑会在日常的医疗工作中有所表现:一名医师可能为患者头痛而开出头颅CT检查,为胃痛而开出胃镜检查,为腰痛而开出腰椎摄片检查,为咳嗽而开出胸部照片。一位医生说,出于医疗责任举证倒置的需要,也许必须为踝扭伤的病员开出X线摄片,即使他在检查后断定骨部完好无损。这项在医学上不必要的检查,在法律上却是必要的,因为很有可能病人在离开诊所后不小心发生踝部骨折,而病员坚持说在医师诊疗前就已经发生了骨折。由于医患双方相互戒备、对峙的心理加深,医生可能会把这种“防御性医疗”作为一种诊疗程序,以应对可能的医疗事故诉讼这一项额外的程序,它将是法律而非医学动机出发。这一切将包括昂贵的术前术后检查,各种各样的实验室检查,医生不能再与病人随意放松地交谈,必须尽量把各种信息转化为书面形式。手术前的交代,把任何可能性都提出,任病人、患者家属自主选择以避免任何责任,使病人无任何把柄可抓。一位医师曾感叹地说,当医患矛盾的解决必须以惊堂木的厉声替代生命关爱之音时,我们离医学的人文精神远矣。

尽管市场文化正在强力地冲击着医学,医患利益冲突不断,也不管医生们作何困惑、思考,病人仍将寻找医生。如果他觉得这位医师道德、技术水平差,只是个见利忘义之徒,他将弃之而去,寻找另一位医师。就像美国 Ferris J. Ritchey 教授所指出的那样,人们挑选自己喜欢的医生,就像他们在超市挑选蔬菜和水果。医师为了保证接诊病人量以获得较好的经济效益,就必须接受和适应病人的消费者心态,尽力做到使病人满意,避免可能的争端。明代龚庭贤写过《病家十要》,其中之一即“明择医”,就是希望病人选择一个好医生,但这个医生不能只懂开药方、知病不知人、金钱至上,而应是有良好的知识、技术,而且在情感和道德方面都是高尚的。社会大众对一个好医生的要求甚高:

唉,人命关天此事难知。救人心,做不得谋生计。……王法虽不及,天理实难欺。若果有救世真心,还望你读书明理。做不来宁可改业营生,免得阴诛冥击。(徐大椿:《洄溪道情·行医叹》)



纳米时代：技术福音还是社会灾祸？

肖峰

纳米技术将引发新的工业革命

目前,纳米技术正在成为一个“热门话题”,社会各界都在为其大唱赞歌,称颂纳米技术将为人类解决许多问题,带来材料、制造、医疗、日常生活等多方面崭新的变化,以至有人称即将到来的时代为“纳米时代”。

纳米技术确实有许多积极的意义,例如纳米材料技术目前已成为新材料研究的前沿和杰出代表。这项技术通过对原子和分子进行加工,并且将其组装成具有特定功能的结构,控制小到肉眼看不到的一种材料,它为人类进入微观世界提供了有力的手段。有学者认为,纳米技术将引发一场新的工业革命,成为21世纪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发动机,其作用可使微电子学在20世纪后半叶对世界的影响相形见绌。有人预言,纳米技术所引起的世界性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将比历史上任何一次技术革命对社会经济、政治、国防等领域所产生的冲击更为巨大。

概括地说,纳米技术是在纳米尺度上研究物质性质相互作用并运用这些性质的技术,是在微观世界中操纵原子团、分子团,形成我们所需要的物质,或者说是操纵单一的原子、分子来创造某种特异功能的材料的技术,所以又被称为用原子或分子来建造有用物的技术。

其实,早在1959年,美国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理查德·费因曼就提出了纳米技术的构想。在《在底部还有很大的空间》的演讲中,他认为,从石器时代开始,人类从磨尖箭头到光刻芯片的所有技术,都是

* 作者为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科学与公共事务研究所教授。



通过削去“多余”的物质(数以亿计的原子),以便把物质做成有用的形态。费因曼反过来想到,为什么我们不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出发,从单个的分子甚至原子开始进行组装,以达到我们的要求呢?如人体就是一些氧、氢、氮、碳、钙、盐,还有微量的硫、磷、铁、镁等原子组装起来的。它们的总价值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然而,大自然就是采用这种被我们今天称之为纳米工程的方法,把这些生命单元转换成具有自生成、自维持、自修复、自意识能力的生灵。因此,纳米技术就是向大自然学习,力图在纳米尺度精确地操纵原子或分子来制造产品的技术,统称为“由底向上”或“由小到大”的加工技术。

有了图纸,就有了一切

“由小到大”的加工原理是纳米技术最重要的理念,这种原理的一个直接可能性后果,就是可以用它来合成一切。费因曼因此认为,纳米技术不仅是制造微型机器和毫微计算机,而且是通过一个原子一个原子地对物质进行控制进而获得对自然的支配权,人们将能够像大自然那样,在原子水平上直接生产自己需要的任何东西。在这个意义上,“科技上帝”最终将能够合成一切。费因曼还延伸他的奇思妙想:通过输入 1.8×10^{16} 个以上的“细胞修复机器人”,可将因冷冻和解冻而受损的人体和大脑细胞修复,从而使人永生;分子大小的“万能制造机”或“原子装配工”可运用任何材料甚或真空来合成一切生存和享受的必需品;甚至可以让生命彻底席卷整个宇宙。所以纳米科技的核心和本质在于人们创造物质的生产方式将完全不同于自石器时代以来人类用工具创造物质世界的方式。这种彻底改变,甚至也会表现在财富的增长方式上。由于纳米可以直接以原子为材料,而原子的数量又是无限丰富的,即使是垃圾也可以作为原子的原材料,这样,用纳米技术就可以做原子水平上的一切物质,只要设计出想要东西的图纸和模型,就可以“开动”纳米机器和纳米机器人为自己生产。到那时,恐怕就真是“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了。假如以前在发展和进步上的无限性还有生态学的界限加以限制的话,那么纳米技术有可能使我们摆脱这种限制,因



为生态中我们所需要的一切,无论是有机物还是无机物,无论是动物还是植物,无论是空气、水还是肥沃的土壤,都可以用纳米技术合成出来,只要我们给纳米制造系统设计出相应的图纸来。也就是说,有了图纸,我们就有了一切。

“科学进步是一种悲喜交集的福音”

我们还很难充分想像纳米技术如果可以广泛应用会有什么人文后果,但有一点是可以设想的,如果有了图纸就有了一切,那么掌握纳米技术的人会超过一切其他的人成为世界新的首富。即使在近期也可以看出这种苗头,许多大型跨国公司、小企业和财团都在从事与纳米技术相关的研究开发活动。据了解,现在全球纳米技术的年产值已经达到500亿美元,未来5至10年内会达到1.44万亿美元,其中蕴含着巨大的财富和机会,完全可以造就出新一代豪门来。

但随之而来的,就可能产生这样一个“人文问题”:当有了图纸就有了一切之后,人的欲望是因为有限的需求可以得到充分的满足而感到无穷的幸福,还是会助长起新的贪欲,让纳米机器不停息地为自己制造比任何人拥有的财富还要多的财富?从人的欲望具有无限性这一点来看,这样的“竞赛”是完全可能发生的,甚至拥有巨量的财富并不是为了消费和使用,而纯粹是为了满足一种占有欲。他们需要那些东西只不过是为了“有”,即使对于无用的“有”也会感到满足,因为它们具有炫耀的作用,表现了拥有者的身份。这样一来,届时恐怕连由这种技术制造出来的趋于无限多的财富放置在什么地方都会成为严重的问题,使得财富的多寡之争引发出搁置财富的空间之争。当地球满足不了需要时,外层空间和别的星球都会成为激烈争夺的对象。那时候,月球属于谁所有,火星属于谁所有,甚至银河系属于谁所有等等,都会像现在地球上一些“是非之地”属于谁所有一样,成为平常的“领土争端”,使得“星球大战”成为在所难免的事情。这样,不仅地球上找不到一块安宁的地方,恐怕地球以外也难免摆脱征战的空间了。

因此,纳米技术带给我们的恐怕并不都是福音,不过是如同波普尔



所说的，“科学进步是一种悲喜交集的福音”。当然，担心财富的过度赢余，这在目前还像是一个“吃饱了撑的”类型的问题，非常类似于几十年前在粮食稍有富裕时就担心“粮食多了怎么办”一样的多余。但谁又能保证“过多”不会反过来引起更大的不足和不均的问题呢？人为设计和制造出来的天文数字般的财富能填满比宇宙还大的人的欲望沟壑吗？是不是进一步印证了“现代技术所代表的是人类‘权力意志’的无限膨胀”这一命题？是一种技术理性的无所不在的蔓延，并同时让这种“无限膨胀”所招致的罪恶、非人文与非人道也更加猖獗？即使不去设想太遥远的将来，一旦有人掌握了这些图纸中有关纳米武器的设计，那么他们就有可能成为军事上的新强人，而由经济和军事共同决定，他们还可以成为政治上的新贵，难保不会成为凌驾一切、统治世界的“纳米上帝”，同样起到剥夺他人自由的非人文效应。

从纳米技术到“毫微武器”

目前可以肯定的是，作为纳米技术的毫微技术同样可以用来制造武器，这就是所谓的“毫微武器”。这种武器具有前所未有的杀伤力，谁拥有这种武器就等于拥有一种不寻常的优势。理查德·费因曼曾经预言，随着微型技术的出现以及在军事领域中的广泛应用，战争形式将在很短的时间里得到改变。多年来，科学家们发现，微型技术在军事领域中有着巨大的发展潜能，发挥着常人所无法比拟的作用，因而备受军事专家的青睐，并成为替代士兵从事各种作战任务的重要武器。随着机器人队伍不断壮大及其性能的提高，一支具有超强作战能力的智能化部队正逐渐向我们走来，成为未来战争的真正“勇士”。

应用纳米技术可以制出许多超性能的武器，一些科学家认为，纳米技术将打造新一代武器装备。如在纳米技术的作用下，红外、等离子等隐身技术将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从而制成超隐形武器，使得隐形飞机、隐形坦克、隐形士兵等神出鬼没于战场的不同角落。现有的隐身涂料，主要是靠吸收某一波段范围的雷达波来实现对雷达的隐身，对其他波段的雷达波及光学探测则毫无办法，这无疑降低了兵器的隐身效果。



而美国研制的利用纳米技术制造的隐身涂料——超黑粉，不但对雷达波的吸收率达 99%，而且还由于纳米磁性材料在一定条件下会产生光发散效应，具有凹透镜的作用，当光束通过时会改变传输方向，可以降低光的强度和改变光的空间分布，从而达到有效对抗光学探测的目的。由此可以看出，纳米技术将为兵器隐身技术向全波段、主被动兼容方向发展提供一个广阔的空间。再就是超精密武器。在纳米技术的作用下精确制导武器的计算机系统、卫星导航系统和推进系统将得到全面的改观，从而赋予制导武器前所未有的打击精度。导弹在发射升空后具有精确计算能力的计算机系统和全球定位系统等将赋予导弹准确的飞行路线。在超高音速和隐形技术作用下，导弹能在对方毫无反应的情况下完成攻击任务。这样，微型武器将防不胜防。目前，一些发达国家正在研制的微型武器主要是用于执行侦察任务，并正向着袖珍化和智能化方向发展。在这一领域中，更具有发展潜力的还要数那些能破坏敌方电脑网络、信息系统、制导系统的纳米间谍和微型攻击性机器人。甚至还可以利用昆虫作为平台，把分子机器人植入昆虫的神经系统，控制昆虫飞向敌方，收集情报。

无论是火炮还是轻武器，都要求射程远、初速大，而目前的技术手段只有增加装药量，这势必增加武器及弹药的质量，与当前武器设计的发展趋势相悖。科学家们在试验中发现，将金属铜或铝制成纳米级颗粒时，一遇到空气就会发生猛烈的爆炸。这一现象使科学家们受到启发，如果将发射弹药制成纳米级的颗粒，将会提高单位体积所释放的能量，不但会使弹头的初速、射程得以提高，而且还会使弹药的质量减轻，便于携带和运输。

从研究成果看，根据分子纳米技术这一概念，在任意组合所有种类的分子，制造出各种的分子结构，使组合分子的机器实用化方面，尚未取得重大进展。这也就是当前诸多媒体更多报道的超微型攻击机器人、超微型导弹等概念性武器。目前这种概念性的纳米武器研究进展缓慢，主要是因为通过纳米精度的“加工”来人工形成纳米结构的技术，不但使传统的制造技术遇到挑战，也使半导体微型化即将达到极限。这是因为，超微型武器都是基于以电力作为能源的，如果把电路的线幅



变小,将使构成电路的绝缘膜的厚度变得极薄,这样将破坏绝缘效果。有研究表明,在半导体世界,基于传统原理的元件到了 50 纳米就将达到极限。此外,还有发热和晃动等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研究人员正煞费苦心,希望能找到一种新型的纳米技术。目前的纳米研究仍处于材料科学的范畴,基本上是以纳米级加工技术为主。主要军事用途是以纳米材料所具备的特性,来提升武器装备的作战性能。完全以纳米技术的研究成果为核心技术制造的武器,尚停留在设想阶段,还有大量艰苦的工作要做。

人将被自造之物所毁灭?

这是人类的福音,还是更大灾祸的预表?这难道不是泛滥的纳米泡沫上的隐忧吗?在核大战之外,再加上基因武器大战和纳米武器大战,世界一旦发生重大冲突而爆发了使用这些“新式”武器的大战时,会是个什么样子?还有,如果一个“高技术超级大国”掌握了所有这些武器,世界又会是个什么格局?掌握国会有自律性吗?所有其他各国都将成为它的附属国而只能俯首听命吗?虽然有的武器还是处在研究和幻想之中,但从技术发展的蓄势来看,这些新型的杀人武器成为现实只不过是时间的问题。在此,不禁想到弗兰肯斯坦的寓意:人将被人造物所毁灭,也多少印证了斯本格勒所说过的这样一句话:技术是人的最高成就,但它导致人的彻底毁灭。

因此,虽然技术纳米时代还没有真正到来,我们也不能不对其可能具有的负面社会影响保持警醒,并利用社会的和技术的手段来尽量避免和限制它有可能给我们带来的“麻烦”。



波普尔与维特根斯坦的拨火钳

魏宏晋*

犹太裔的英国哲学家卡尔·波普尔出生于1902年的维也纳，后移居英格兰，1994年在伦敦去世，2002年正好是他一百岁冥诞。波普尔是批判理性主义的创始人，倡导证伪的科学划界标准，反对以历史主义为借口推展历史进程的手段。在科学和政治领域中，波普尔可说起了思想的革命作用。他去世之后，英国一家报纸的纪念悼文推崇他：“除爱因斯坦以外，在20世纪恐怕还没有人比波普尔在改变人们对科学的理念方面做出的贡献更大。”

波普尔虽然是一位有创见的哲学家，但是在世时喜欢他的人似乎并不多。他的批判性极强，以所倡导之科学方法观念构成号称为其战斗作品的政治思想基础。他写作遣词用句被批评为“缺乏修养”，出版商在考虑出版其作品时，通常都很不积极。他左攻亚里士多德、右击柏拉图的论证虽彻底，但也招来亵渎先贤和欠缺学术涵养的诤难。

波普尔的攻击性强，所极力倡导的“开放性社会”理论认为，社会就是要在不断挑战和反驳关乎现实世界的理论的基础上才能进步，学者和理论都要欢迎挑战，乐于接受被驳倒的后果。然而他这样“开放”的学术主张，好像没有让他真的豁然大度，反而到处跟人结下梁子。最著名的例子就是他在1946年时，和另一位同时代的伟大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在英国剑桥大学发生的冲突，这件事在当年蜚长流短地传开来，成了哲学界的轶闻。甚至到了今年初，英国的两位记者大卫·艾德蒙与约翰·艾迪瑙所写的新书《维特根斯坦的火钳》(Wittgenstein's Poker)，还成了英国的畅销书呢！

波普尔和维特根斯坦的冲突大概情形是这样的：波普尔受邀到剑桥

* 作者为北京大学科学与社会研究中心博士生。